



海
明
威
全
集

岛在湾流中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王凯译

Islands in the Stream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

岛在湾流中

[美] 海明威 著
王凯译

Islands in the Stream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岛在湾流中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.)著;王凯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2.6

(海明威全集)

ISBN 978-7-80765-596-1

I. ①岛… II. ①海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
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2202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c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c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21.75
字 数 502 000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本书由小查尔斯·斯克里布纳和玛丽·海明威合作，
根据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的原稿整理出版。

第一部 | 比美尼^①

① 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东南方，是属于巴哈马群岛的两个小岛。当时的巴哈马群岛隶属英国。

第一章

一道狭长的岬角地将这儿的港湾和外海隔开，岬角地的最高处伫立着一栋住宅。房子的结构结实到在经历了三次飓风的考验之后，依然分毫无损，其牢固程度简直就可以同海船媲美。让信风吹弯了的高高的椰子树成为这房屋天然的遮阴物；由于房子一面临海，出门后只要爬下崖壁，再穿过一整片白灿灿的沙滩，就能看到墨西哥湾流^①了。风平浪静的时候，远远望去湾流的海水总是一片深蓝。可当你走到水里细细一瞧，那荡漾在白灿灿细沙上的海水也只不过是泛着一派清凌凌的光而已。虽然你早已经在海滩上看到了鱼影子，但实际上，大一点儿的鱼离海滩边还远着呢。

只是想想能在这里洗海水浴，就已经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了，不过这福分也就仅限于白天，倘若晚上在这里游泳可就不安全了。一到晚

① 即墨西哥湾暖流，简称“湾流”。它沿北美洲东海岸自西南向东北运行，是北大西洋最强盛的一股暖流。当它流经佛罗里达东南海岸时，宽度约有170公里。

上，鲨鱼就会出现在湾流的边缘，它们为了在那附近捕食，可以顺着湾流一直游到海滩边。在无风无雨的夜晚里，只要到楼上的阳台上望望，总能不时听见挣扎得泼刺泼刺的水声，那就是有鱼落入鲨口了，如果你这时候来到海滩边，就连鲨鱼游过留下的一道道水花都能看得见，放眼望去亮晶晶的。总之，一到晚上，在海滩边活动的鲨鱼仿佛就没了一点顾忌，那儿成了它们的天下，无论是谁都要怕它三分。好在白天的时候，鲨鱼总还是离得远远的，一般不会游到这一大片白灿灿的沙滩跟前来，就算真有鲨鱼游来了，只要鲨影一出现，你老远就能发觉。

托马斯·赫德森，也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，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画家，他一年里差不多有大半年时间都在屋里作画，就算不在这屋里也总在这岛上。别看这小岛处于低纬度地区，可一旦在这儿住久了，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留心这里的季节更迭，更别说对这座小岛很有感情的托马斯·赫德森了，他年复一年，春夏秋冬哪一季都舍不得离开这里。

通常，在小岛的飓风季节里，只要不起风暴，大多数时候天气还是相当宜人的。不过一旦遇到六七月里根本就没有信风的年头，或者是到了八月风势就已经开始逐渐减弱的年头，那这年夏天肯定就会热得够呛。当然，九、十月里常有飓风肆虐，有的年头甚至到了十一月初还有飓风来袭，这天气真要邪门起来啊，最早从六月份起就随时有可能会生成热带风暴。

说起热带风暴，托马斯·赫德森私下里也琢磨好些年了，如今，晴雨表上还没有反映出来啥呢，他就早已从天色的变化中观测出热带风暴的苗子了，是的，对于风暴的来龙去脉他懂得用什么方法去推

算，也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。他也深刻体会到，在飓风袭来时能够团结全岛居民共患难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。他们每战胜一次飓风，之间的情谊也就加深了一分，“飓风之猛，可以猛到人亡屋毁，无一幸免”，关于这点，托马斯·赫德森心里非常清楚，不过他始终都坚持着这样的一个原则：要是这么厉害的飓风哪天真吹来的话，他倒是非常愿意亲身尝试一下那种凶猛的滋味，如果真把房子刮倒了，就算跟房子共赴天堂他也心甘情愿。

事实上，这座房子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条海船。为了能顶住狂风暴雨的侵袭，人们在建造时特意将屹立在高处的房子深嵌在地里，看上去跟这小岛浑然一体。神奇的是，从屋里的每扇窗户望出去都能望见大海，而且窗窗相对，四面通风，睡在这屋里，即使是在最炎热的夜晚，也照样很凉快。如果不数那高高的一大片驳骨松林^①的话，岛上最高的理所当然就数这座房子了，再加上这房子刷得雪白（为了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多散些热），所以这座房子在岛上显得非常抢眼。当你顺着湾流从海上而来，远远望见这小岛时，扑面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大片驳骨松林，黑糊糊的驳骨松树影在海平线上隐隐出现不久，你就能望见这座雪白房屋的身影了。等再近一些，你就能看清整个小岛了：岛上有椰林，有许多用墙板围护起来的房子，还有一长溜儿白灿灿的沙滩，而在沙滩背后，好大一片都是一派葱茏，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南国小岛的景色。每次像这般遥望到自己的房子耸立在这岛上，托马斯·赫德森就会感到不胜快慰，他一向视这座房子为自己

① 驳骨松，常绿乔木，高可达20米，往往栽种作防风林，又称木麻黄。

的宝贝儿，那种感情就跟他珍爱自己的船一样。冬天的时候，岛上北风劲吹，冷得那叫一个刺骨，可是托马斯·赫德森的屋里却是又舒坦又暖和，因为整个岛上就他家里有个壁炉。这个壁炉相当大，还是敞口的，托马斯·赫德森就找些海上漂来的木头当柴烧。

在托马斯·赫德森家朝南的屋墙下，堆积着一大摞这种海上漂来的木头。这些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木头，又被风刮得像叫砂纸打磨过一般，他很喜欢那些样子很别致的木头，往往舍不得将它们烧掉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反正每来一次大风暴，海滩上就又会有一批木头漂来，再说了，他发觉看那些自己喜欢的木头烧起来也别有一番乐趣。既然大海会源源不断地送些千姿百态的木头来，每当寒夜，他就在炉火前搬把大椅子一坐，再在厚木板桌上放盏台灯，就可以享受在炉边灯下捧本书看的美好时光，还能时不时地抬起头来，看看形态各异、令人叫绝的根根白木在壁炉里熊熊燃烧，耳边伴着屋外西北风的怒号和拍岸惊涛的澎湃。

有时候他索性把灯熄了，在地毯上一躺，两眼平视的位置正好同燃烧的木头一般高低，因而可以把木头上腾起的火焰看得轮廓分明，当附在木头上的沙粒和盐分在火里迸发出五颜六色的光焰时，他看得又是欢喜又是伤感。其实不管烧什么木头，他见了都会生出这样的感触，只是看着那些海上漂来的木头熊熊燃烧，那份心情更觉难以描述。大概还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该烧掉吧，他想；不过既然烧了，心里也大可不必这般不安。

当他这样躺在地上的时候，似乎感觉风是吹不到他的，其实那哗哗的风却尽往屋子低处的角落里钻，尽往岛上洼洼沟沟里的草丛里扑，直至扑到苔耳和海草的根根儿上，一直钻到沙滩的内层儿里。他

将身子贴着地，仔细地感受着那拍岸怒涛的搏击，在他记忆中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不过那是非常久远的事了，那时他还只不过是个孩子，常常喜欢在一个炮台附近的泥地上躺着，他感觉到大炮的轰击也正是这个样子的。

在冬天，壁炉当然是个宝贝，其实就算在别的季节里，他见了这壁炉也还是会心生温暖，内心会不自觉地无限憧憬着冬天在炉前享受的温馨画面。在他看来，这岛上一年四季就数冬天最美妙了，所以他从春天盼到秋天，一直眼巴巴地盼着冬日的到来。

第二章

那年冬天过完，春天也快到了尽头的时候，托马斯·赫德森的三个孩子来到了岛上。这个计划是早就说好了的：他们哥儿仨约好在纽约会齐，然后一同搭火车南下，最后乘飞机离开美国本土，来到岛上。不想其中两个孩子的那位母亲却总要闹出点疙瘩事儿来。她也不跟孩子们的爸爸通个气，自己就打定了主意要到欧洲去旅游，还说她要带两个孩子跟她一块儿去度夏。按理说，夏天孩子们跟妈妈过了，圣诞节就应该跟爸爸一块儿过，当然，圣诞正日那天也还是要跟妈妈一起过的。

如今，托马斯·赫德森早已领教惯了她耍的这些花样，最后照例还是有办法折中解决，那就是：小的两个孩子还是先到岛上来跟爸爸团聚，五周过后就回纽约，在纽约买学生票搭法国渡轮去巴黎，正好，他们那先到巴黎的妈妈已经替他们买了一些必需的衣物，在那里等着带他们走。不用担心他们去法国这一路上的安全，他们同父异母的兄长小汤姆自然会担起照看的责任。小汤姆到了法国就直接去找

他那正在法国南部拍电影的母亲去。

其实小汤姆的妈妈并没有要儿子去法国找她，反倒是很希望儿子能跟爸爸在小岛上过些时日。不过能见见儿子对她来说也挺好，所以一跟她商量她就同意了，同那两个孩子的母亲相比真是显得相当大度，而且说一不二。后者呢，论人儿倒是真挺有魅力，也挺讨人喜欢的，可就是一辈子也改不掉那个秉性：一旦打定主意就绝不更改。她不仅具备一名良将的运筹决策的能力——有事必先在心里暗暗打算，更有一名良将所具备的计出必行的那份坚持与执著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她就从来不会作些妥协，但是只要事先商量的计划一旦定下来，就绝不容许作出涉及根本的修改，也不管这计划是经过许久苦思竟夜拟定的，还是一时冲动或晚来酒兴之余突然冒出来的主意。

对于那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计划也好，决定也罢，托马斯·赫德森完全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，再说经历过两次离异的他也算是个过来人了，所以只要能达成折中方案，可以让孩子来住上五个星期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虽然只有这点儿时间，感觉未免短了点儿，但他想那也只能怨自己只有这点儿福分。转念想想，能与自己喜欢的人，一向乐与相处的人在一起整整相聚五个星期，也是件蛮不错的事情啊，“哎，话说回来，想当初我又何必要跟汤姆他妈分手呢？”一想到这儿，他立马又对自己说：好了好了，现在想这些也没意义，这档子事儿不想也罢。再看第二个妻子生下的两个孩子不也是挺好的吗？这种事情还真是很难说，也复杂得很，瞧那两个孩子身上那些个优点，其中有很多不就是从他们妈妈那儿继承来的吗？说到底这女人还是不错的，你的确是很不应该跟她分手的。可是继而再一想：不行！跟她不分手哪儿行呢。

好在如今他再想起这前后两次离异的事儿，内心基本已经没有什么苦恼了，准确地说，他早就已经不再感到苦恼了。他之所以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就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排解他内心的歉疚。所以现在其他事儿他都不放在心上，只盼着孩子们快些到来，能让他们过一个快快活活的夏天。也只有在遂了这个心愿以后，他才可以去埋头画他的画。

仔细想想，除了孩子以外，画画已经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，别的他什么都可以不要，真的。更何况这么些年下来，他在岛上已经养成了一种固定的、规律化的画画生活，这就可以抵偿一切。他相信自己在岛上已经画出了一定的成绩，也正是这样的成绩激励他一定要留下来、画下去，深信他的画作将传之久远。现在他偶尔也会怀念巴黎，但也仅限于回味回味而已，去是不会再去了。不仅回味巴黎时是这样，对整个欧洲，以及亚洲非洲好多地方，如今在他心里也都只能走到怀念这一步。

他不由得想起当年高更^①要到塔希提去画画时，雷诺阿^②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就在巴铁诺尔^③这里作画不是挺好的吗？何必非要花那么多钱、跑去那么远的地方画画呢？”要想这话更传神，那就必须用法文的原话来说：“quand on peint si bien aux

^① 保尔·高更(1848—1903)：法国画家，后期印象派成员之一。自1891年去南太平洋上的法国殖民地塔希提岛后，其作品多表现岛上的风土人情和古老神话。

^② 皮埃尔·雷诺阿(1841—1919)：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。

^③ 巴铁诺尔：巴黎北部的一个地区。

Batignolles？”^①如今，这个小岛早已被托马斯·赫德森看作自己的 quartier^②，他不仅在岛上安家立业，并且还跟左邻右舍都交了朋友，看他现在作画的那个刻苦劲儿，即使跟在巴黎的那时候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小汤姆在那会儿还只是个小娃娃呢。

有时候他也出小岛去，比如到古巴沿海去捕捕鱼，秋天到了的时候则去山里逛逛。不过他那个在蒙大拿^③的牧场却是已经租给别人了，因为夏秋两季才是那里的黄金季节，而现在孩子们一到秋天就都得回去上学了。

他时而得去趟纽约，一贯跟他打交道的那位画商是必须要会会的。不过由于他已经是个很有地位的画家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洲都颇受尊崇，所以现在的情况多半是那位画商到岛上来跟他碰头，也方便画商取了画就携画北返。幸好他从祖父那儿继承了一块放牧地，虽然地已经卖给人家了，但采矿权却还在托马斯·赫德森自己手里，如今他又把采油权租给了石油公司，这样一来，定期就有一笔收益归他承袭。这笔收入，赡养费的支出就约莫占去了一半，即便如此，他靠剩下的部分生活也完全有保障，不仅可以摆脱“生意经”的压力，爱怎么画就怎么画，而且还可以要住哪儿就住哪儿，想去哪儿旅游就去哪儿旅游。

除了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，就别的方面而言他还真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的心本就不在这利字上。如今占据在他

① “在巴铁诺尔不是画得好好的吗？”

② 法语：根据地。

③ 美国落基山区最北面的一个州。

心里的，一是画画，二是孩子，还有就是他所深爱的第一个女人，至今他还余情未了。打那以后他爱过很多女人，他的生活里总得时不时地有些个女人吧！有时候也有女人会来岛上探望，她们的到来，会令他欢喜一阵，她们留在岛上他也是非常乐意的，甚至有时留住的时间还挺长。不过结果总是，等这些女人走了之后他才觉得如释重负，尽管有时候来的女人还是他挺喜欢的。好在他现在极有涵养，再也不用跟女人吵架了，而且他现在也自有办法避免结婚的麻烦，能够学会这两条对他来说可是相当不容易，其艰巨程度简直不亚于他当初下定决心把画画的生活纳入规律化、固定化的轨道。不过他终究还是学会了和女人轻松相处，学会了似乎就能如鱼得水。至于画画，他早就掌握了一些道道儿，而且他相信自己每年还是在不断进步。不过因为他以前有个时期为人不知检点，所以他能真正静下心来，刻苦作画，那可真是不易。当然，真要说他胡来一气，那还谈不上，可就是有些狠心自私，不知检点。关于这点，不只是好几个女人当面这么说过他，就连他自己也终于看出来了。后来他总算自己想明白了，于是下了决心：自私，只能用于爱惜自己的画作；狠心，一旦工作起来就不怕心狠；为人，一定要有所检点，有所约束。

本着他给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，在努力工作的同时，他就打算照着这三点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。好比今天他就非常愉快，因为小家伙们明天一早就要来了。

“汤姆先生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”家里的听差约瑟夫问他，“今天你已经收工了吧？”

约瑟夫手大脚大，个子高高的，一张黑黑的脸儿怪长的。他平时总穿一件白色短上装，一双脚却光在长裤底下。